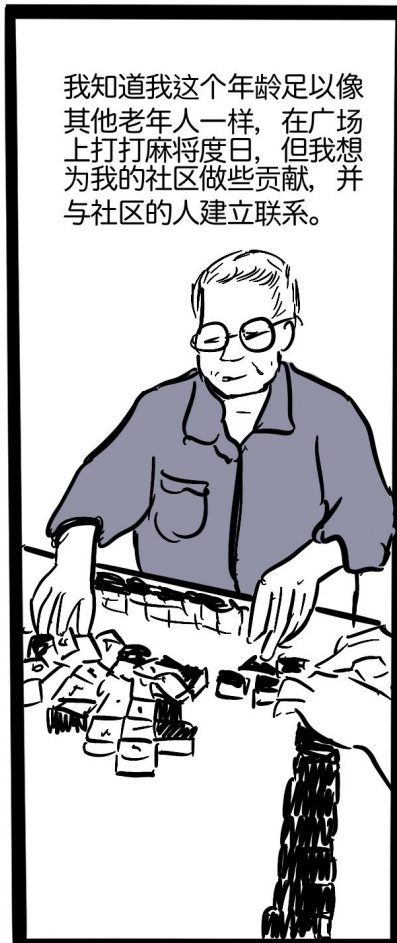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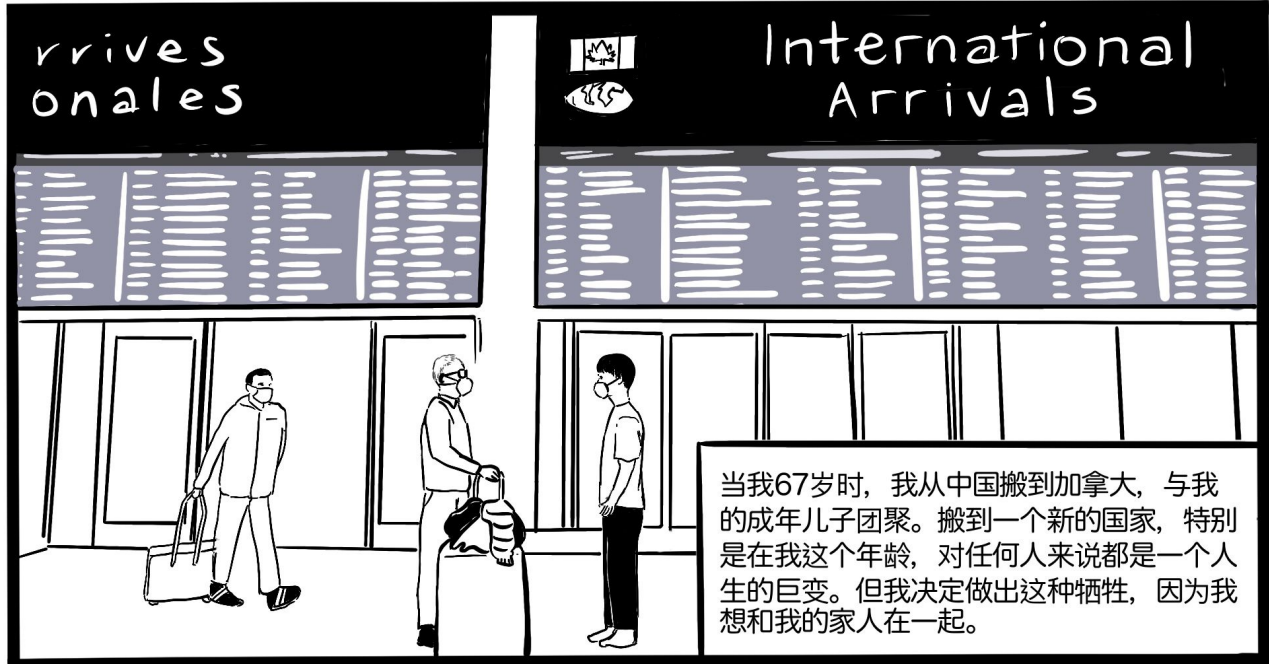


为我们应得的而战



我在一家华人超市找到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。虽然这份工作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要求很高，但像我这样年迈的新移民很难找到其他工作了。



我经常超越自己的职责，比同事们做更多的工作。我每周工作六天，每天12小时，一天工资75加元。主管经常要求我做其他部门的工作，比如包装蔬菜和帮助修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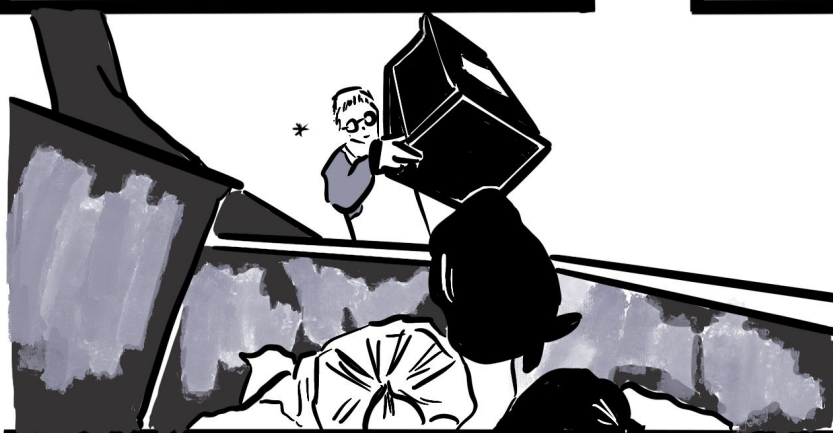
这份工作很辛苦。但它帮我支付我的账单，尽管这几乎是杯水车薪。



工作6个月后，我以为一切都步入正轨。但在一个寒冷的冬夜，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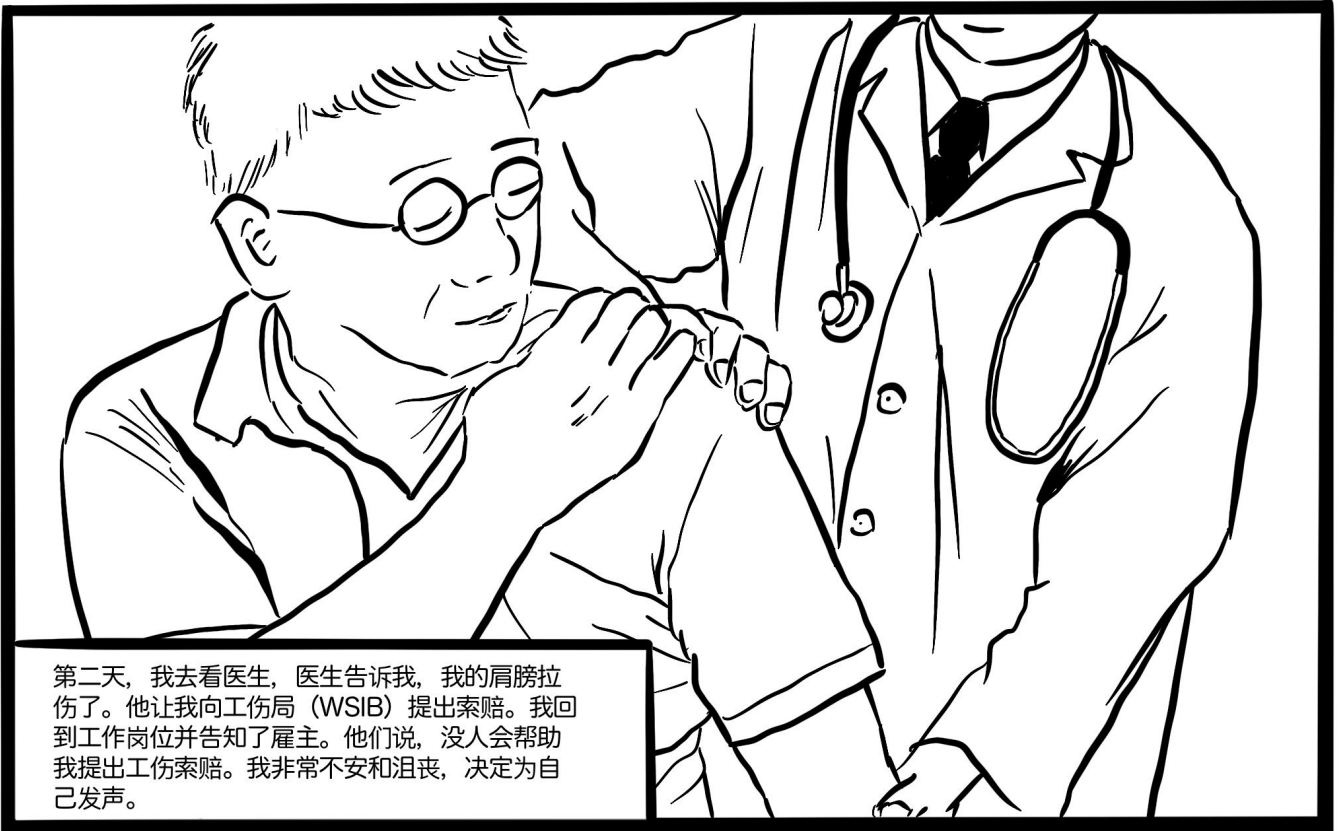
忙碌了一天之后，员工们都离开了。我独自一人值夜班，打扫商店，确保明天开业时一切都很整洁。



在超市的后巷里，有一个垃圾箱。我去扔一个沉重的垃圾桶，当我抬起垃圾桶时，我的肩膀一阵剧痛。我非常痛苦，无法动弹。我试图呼救，但当时是晚上9点。没有人过来。

等了20分钟后，我放弃了，蹒跚着回到了家。





第二天，我去看医生，医生告诉我，我的肩膀拉伤了。他让我向工伤局（WSIB）提出索赔。我回到工作岗位并告知了雇主。他们说，没人会帮助我提出工伤索赔。我非常不安和沮丧，决定为自己发声。



雇主向华人移民工人支付低工资是很常见的，特别是当工人的移民身份不稳定，而且由于语言和年龄障碍无法找到其他稳定工作的时候。幸运的是，我寻求并得到了多伦多平权会的支持。在平权会的帮助下，我们这些工人一起向安大略省劳工部提出申诉，向雇主讨回被拖欠的工资。我们赢了！



我感到自豪的是，我和我的同事们没有放弃。我们知道被老板这样对待是不公平的，我们站出来为我们应得的东西而战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和其他超市工人谈话时，我鼓励他们用日历来记录他们每天拿到多少钱。当我们团结起来，我们就有更多的力量来反击雇主。

现在，平权会正在为像我这样工作不稳定的华工筹款印刷日历。日历上会有提醒、资源和关于如何记录我们的工作时间和工资的有用提示。我非常支持这一倡议。日历是一个组织工人的实用工具，现在是华工团结起来争取我们应得的尊重和公平的时候了。



Bao 先生的故事

Bao 先生是 60 岁的工人

第一象

为我们应得的而战

当我 67 岁时，我从中国搬到加拿大，与我的成年儿子团聚。搬到一个新的国家，特别是在我这个年龄，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人生的巨变。

但我决定做出这种牺牲，因为我想和我的家人在一起。

我一来到多伦多，就不想只是坐在家里无所事事。

我知道我这个年龄足以像其他老年人一样，在广场上打打麻将度日，但我想为我的社区做些贡献，并与社区的人建立联系。

第二象

我在一家华人超市找到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。虽然这份工作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要求很高，但像我这样年迈的新移民很难找到其他工作了。

我经常超越自己的职责，比同事们做更多的工作。我每周工作六天，每天 12 小时，一天工资 75 加元。主管经常要求我做其他部门的工作，比如包装蔬菜和帮助修理。

这份工作很辛苦。但它帮我支付我的账单，尽管这几乎是杯水车薪。

第三象

工作 6 个月后，我以为一切都步入正轨。但在一个寒冷的冬夜，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。

忙碌了一天之后，员工们都离开了。我独自一人值夜班，打扫商店，确保明天开业时一切都很整洁。

在超市的后巷里，有一个垃圾箱。我出去扔一个沉重的垃圾桶，当我抬起垃圾桶时，我的肩膀一阵剧痛。我非常痛苦，无法动弹。我试图呼救，但当时是晚上 9 点。没有人过来。

等了 20 分钟后，我放弃了，蹒跚着回到了家。

第四象

第二天，我去看医生，医生告诉我，我的肩膀拉伤了。他让我向工伤局 (WSIB) 提出索赔。我回到工作岗位并告知了雇主。他们说，没人会帮助我提出工伤索赔。

我非常不安和沮丧，决定为自己发声。

雇主向华人移民工人支付低工资是很常见的，特别是当工人的移民身份不稳定，而且由于语言和年龄障碍无法找到其他稳定工作的时候。幸运的是，我寻求并得到了多伦多平权会的支持。在平权会的帮助下，我们这些工人一起向安大略省劳工部提出申诉，向雇主讨回被拖欠的工资。我们赢了！

第五象

我感到自豪的是，我和我的同事们没有放弃。我们知道被老板这样对待是不公平的，我们站出来为我们应得的东西而战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和其他超市工人谈话时，我鼓励他们用日历来记录他们每天拿到多少钱。

当我们团结起来，我们就有更多的力量来反击雇主。

现在，平权会正在为像我这样工作不稳定的华工筹款印刷日历。日历上会有提醒、资源和关于如何记录我们的工作时间和工资的有用提示。我非常支持这一倡议。日历是一个组织工人的实用工具，现在是华工团结起来争取我们应得的尊重和公平的时候了。